

从西黄石镇出发,距离下一站国家公园还远。日落时分,我们决定在内华达荒漠中的小镇温尼马卡(Winnemucca)落脚。

与怀俄明州热闹明快的杰克逊不同,温尼马卡像是80号州际公路旁一个近乎被遗忘的驿站,一条主街穿镇而过,两旁散落着旅馆与小餐馆。夕阳余晖为低矮的建筑抹上一层淡玫瑰色,像褪色的旧明信片。

天色渐暗,门店大多已经歇业。长街上除了偶尔掠过的车影,几乎不见行人。顺着酒店往南缓步,荒漠的风干燥而粗糙,然而,就在这灰黄世界的边缘,竟毫无征兆地豁然一片湿润的、惊人的绿——那是一片墓园,没有围墙,没有铁栅,只有几条被脚步磨得发亮的小径,将绵延的草地分割成整齐的区块。在我们的印象里,墓地总是隔绝于生者之外,而在这里,生与死仿佛只是同一片土地上的两种季节,这奇异的和谐,让我一时怔在原地。

次日清晨,我再次踏入这片宁静的土地。碑文简单到吝啬:姓名、生卒年月,有的加一句“永远怀念”之类的话。漫无目的地游走,直到被一块方正的、颜色暗沉的石碑绊住。它比周围的都要低矮,边角已被岁月磨得圆钝。吸引我的是碑额上隐约的纹样——那是一朵莲花,中国古老文化中常见的意象,只是经年累月的侵蚀,花瓣的轮廓已模糊不清;上面镌刻着两行字迹:上方是罗马字母拼写“CHEN A FU”;下方,是方正的汉字楷书,“陈阿福”。再下面,是一行更小的数字:1845—1894。

“阿福”,一个在广东乡间再普通不过的昵称,带着泥土气和亲人般的熟稔,此刻却被镌刻在这万里之外的一块石头上。我直起身,环顾四周,这才发现,不远处还有好几块碑石上,刻着类似的中文姓氏:“黄”“李”“林”……有的同样缀着由粤语音译而来的英文拼写。墓碑上的元素都不是随意写的,它们是解读这些静默地躺在

从文科楼院内茶花畔过,终得观几年朝思暮想而未睹之景。花从怒放,却无一落花,遂见春与生命之极盛。数年之间,不是早遇,只见寒峭天气,花蕾点点;就是晚逢,唯候春雨方歇,残红散地。

想起在大洋彼岸居住时,该城苦寒之地,春时极短。万物萧索,天地茫茫,唯余苍灰之色。沉于品读英译的《牡丹亭》,多日不曾外出。某夜写就一章,方安然就寝时,突闻室中似有喃喃数语,几不可辨。门侧似有人喟曰:“感君如此,花树催开,今月朗风清,相候久矣。”微语如丝,数声则寂。遂披衣外出,见碎蕊铺径,月光融浸,邻舍旁一树樱花已是满枝绽放。露立寒宵,风卷花影,枝间飒飒,诉耶?叹耶?次日晨起,听户外西风咆哮,匆匆再去,已是枝空空空,风起之时,户旁,草间,已无半片落花可寻。

一载之后,花光照人,如迎如诉。初见,还是重逢?

花树

范若思



镜水映影 沈洪 摄于古猗园

七夕会

“春”字很特别,适合用在几乎所有名词之前,动词之后。与任意物搭配成词,微调组合,旋即变幻出种种意想不到的意思。春山春雨,春语春衫。前者空濛清幽,山色在浙沥雨水的润泽后绿意蔓延。无数盎然滋生的春草、春花、春苗、春菜,装点了春光遍布的春野。满园春色的蓬勃召唤,让人们心思萌动。即便窗外春雨一场未了,一场又来,易服春衫的人们也甘之如飴。或开窗,或出门,放春歌,饮春酒,乐踏春泥,轻抚春水,深深地呼吸春日特有的芬芳。

春菜,是召唤人们走出室

温尼马卡之思

施敏

这片大陆、沉默而坚韧的华人。起初只是试探性雇用五十人,随后是成百上千,直至高峰时超过一万四千人,占筑路大军的九成以上。他们是铁路得以建成的绝对主力,被历史学家称为“沉默的道钉”。

陈阿福或许就是无数“沉默的道钉”中一枚。大约在1865—1866年间,刚满二十岁的陈阿福,与无数同乡一样,签下“赔单工”的契约,挤在船舱底层,忍受数月颠簸,抵达旧金山,随即被送往内华达山脉,投入当时世界上最为艰险的铁路工程。他可能参与过著名的合恩角绝壁悬空作业,或是在贯穿内华达山脉的隧道中,日复一日地冒着爆炸与塌方的危险。他的工作可能是爆破手、铺轨工或道碴工。

1868年秋天,铁路推进至温尼马卡一带,最险峻的山地工程终于告一段落,轨道由此驶入相对平坦的洪堡河谷地。温尼马卡附近,形成了铁路沿线规模最大的华工营地之一。1869年5月10日,最后一颗金色的道钉在犹他州普罗蒙特里钉下,铁路贯通,上万华工瞬间被解雇,成为冗余的“道钉”。陈阿福没有返乡,而是留在了因铁路而兴的温尼马卡,寻找新的生计。他用修铁路

攒下的微薄积蓄与磨炼出的技能,可能转为矿工、农工,或在洗衣房、杂货铺打工,或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如同荒漠中顽强生长的灌木。

那一年,他孤独地倒在异乡。也许是旧伤,也许是生病,也许是意外。由于身后没有亲人,当地的同乡会出面,将他安葬在这片墓地。

陈阿福的名字被刻了下来。而很多华工,连个名字也没留下。温尼马卡的历史,远比一个普通“铁路节点”丰富。它是数万华工在美国西部生存、挣扎、短暂扎根与最终被迫离散的完整缩影。墓园里那些刻着中文姓名、籍贯与生卒年的墓碑,像一页页未被装订的册页,沉默地勾勒出这个群体的命运轨迹:他们是伟大工程的修筑者,是荒原小镇的建设者,最终,却因时代的不公而成为“消失的开拓者”。

喜欢书,可能会形成个人的偏好。我喜欢小开本的隽永。仿效鲁迅先生喜欢毛边书自称“毛边党”,姑且自命为“小开党”。

我说的小开本,以当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散文小开本为代表。开本小,不厚,便于携带。文字并不小,排版疏朗,印刷清晰,利于阅读。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买有孙犁《澹定集》《远道集》,吴泰昌《文苑随笔》。有的书还有题尾花,或树梢弯月,书桌台灯,或小花一束,蝴蝶展翼,给人以美的享受。每次阅读,总有那么一种情趣,那么一种引向悠远的感觉。这个系列的小开本还有一个亮点是封面设计。天津的刘运峰教授出过《那时书收:“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几十个精美的封面,各具风格,丰富多彩,悦目舒心,可见百花小开本一时之盛况。

最近去五角场书店,买了海南出版社的《蒙田随笔》、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都柏林人》和江苏凤凰出版社的《读书如游戏 目的不在赢而在有趣》几个小开本。总体感觉不错,可惜正文五号宋体笔画纤细,阅读累眼。——如今的电脑字体,不同宋体笔画粗细不同,华文宋体笔画粗实,而华文宋体却笔画纤细,诚望书籍排版选字者切察。

解乡愁,退休前我在家乡星江河畔买了套房子。悠悠星江,汤汤碧水,载着故乡的晨昏,淌过我半生的归途,洗涤游子山一程水一程的满身征尘。除却江畔清风、山野宁静,我选中这套房子的缘由之一是窗外依江而立的那株冠盖如云浓荫蔽日的千年古樟。它像一位沉默的长者,根扎厚土,梢托苍穹,以跨越十余个世纪的苍劲,静立成一方水土的树魂。彼时初见,此枝盘曲间尽是岁月沉淀的从容。我暗思,这株古樟是故土赠予我的无声相守。未想,入住后不久,古樟周围出现了不少“香客”。所祈何愿,不得而知,烛火熊熊,香烟缭绕,虔诚的身影围着树干跪拜不止,将虚妄的期许寄予草木,却无视生灵本真的呼吸。日复一日,烛泪浸染苍老的树皮,浓烟吞噬新生的嫩芽,那株历经千年风雨、熬过朝代更迭的古樟,终究抵不住人为的烟熏火燎,繁叶落尽,只剩枯干孤立岸边。

星江河依旧奔流,却少了古樟的浓荫相伴,江畔的风里也添了几分萧瑟。望着焦黑的树皮、枯死的枝丫,我满心悲凉。这株古樟,千年风霜,雷劈不倒,雨打不折,却竟毁于片刻的短视与无知!

众皆以为,这株古樟已是油尽灯枯,再生无望。当地园林绿化部门紧急出手,倾力抢救救护,似也及时已晚。如此又过两年光阴。某个春日,我如常漫步江畔,无意间抬眼,竟在这株古樟枯干的缝隙与根部,发现了点点新绿。那是极嫩、极弱的新芽,从焦枯的树皮间奋力钻出,如萤火虫般微弱,却带着撼人心魄的力量。时至仲春,新枝突长,绿叶舒展,枯槁的树干上,新生的枝丫肆意穿长起来,迎着江风,沐浴春阳,以倔强姿势,续写起生命的传奇。“枯木逢春发新芽”,我在故乡的土地上真切地见证了这般的奇迹。

站在重生的古樟树下,指尖轻抚粗糙的树皮,触到了岁月的伤痕,也摸到了生命的滚烫。千年的根基深扎泥土,藏着不屈的古风,即便枝叶尽枯,生命力仍在根系中蛰伏,只待一声春雷。此刻,我的思绪像古樟的根须四面铺开。我自问自答,这是格局的展示,是生命的铿锵宣言。清风拂来新叶沙沙作响,那是古樟的低语,是历经劫难后的从容,是向死而生的豪迈。而那些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喜欢小开本

南 暇

喜欢书,可能会形成个人的偏好。我喜欢小开本的隽永。仿效鲁迅先生喜欢毛边书自称“毛边党”,姑且自命为“小开党”。

我说的小开本,以当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散文小开本为代表。开本小,不厚,便于携带。文字并不小,排版疏朗,印刷清晰,利于阅读。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买有孙犁《澹定集》《远道集》,吴泰昌《文苑随笔》。有的书还有题尾花,或树梢弯月,书桌台灯,或小花一束,蝴蝶展翼,给人以美的享受。每次阅读,总有那么一种情趣,那么一种引向悠远的感觉。这个系列的小开本还有一个亮点是封面设计。天津的刘运峰教授出过《那时书收:“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几十个精美的封面,各具风格,丰富多彩,悦目舒心,可见百花小开本一时之盛况。

最近去五角场书店,买了海南出版社的《蒙田随笔》、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都柏林人》和江苏凤凰出版社的《读书如游戏 目的不在赢而在有趣》几个小开本。总体感觉不错,可惜正文五号宋体笔画纤细,阅读累眼。——如今的电脑字体,不同宋体笔画粗细不同,华文宋体笔画粗实,而华文宋体却笔画纤细,诚望书籍排版选字者切察。

解乡愁,退休前我在家乡星江河畔买了套房子。悠悠星江,汤汤碧水,载着故乡的晨昏,淌过我半生的归途,洗涤游子山一程水一程的满身征尘。除却江畔清风、山野宁静,我选中这套房子的缘由之一是窗外依江而立的那株冠盖如云浓荫蔽日的千年古樟。它像一位沉默的长者,根扎厚土,梢托苍穹,以跨越十余个世纪的苍劲,静立成一方水土的树魂。彼时初见,此枝盘曲间尽是岁月沉淀的从容。我暗思,这株古樟是故土赠予我的无声相守。未想,入住后不久,古樟周围出现了不少“香客”。所祈何愿,不得而知,烛火熊熊,香烟缭绕,虔诚的身影围着树干跪拜不止,将虚妄的期许寄予草木,却无视生灵本真的呼吸。日复一日,烛泪浸染苍老的树皮,浓烟吞噬新生的嫩芽,那株历经千年风雨、熬过朝代更迭的古樟,终究抵不住人为的烟熏火燎,繁叶落尽,只剩枯干孤立岸边。

星江河依旧奔流,却少了古樟的浓荫相伴,江畔的风里也添了几分萧瑟。望着焦黑的树皮、枯死的枝丫,我满心悲凉。这株古樟,千年风霜,雷劈不倒,雨打不折,却竟毁于片刻的短视与无知!

众皆以为,这株古樟已是油尽灯枯,再生无望。当地园林绿化部门紧急出手,倾力抢救救护,似也及时已晚。如此又过两年光阴。某个春日,我如常漫步江畔,无意间抬眼,竟在这株古樟枯干的缝隙与根部,发现了点点新绿。那是极嫩、极弱的新芽,从焦枯的树皮间奋力钻出,如萤火虫般微弱,却带着撼人心魄的力量。时至仲春,新枝突长,绿叶舒展,枯槁的树干上,新生的枝丫肆意穿长起来,迎着江风,沐浴春阳,以倔强姿势,续写起生命的传奇。“枯木逢春发新芽”,我在故乡的土地上真切地见证了这般的奇迹。

站在重生的古樟树下,指尖轻抚粗糙的树皮,触到了岁月的伤痕,也摸到了生命的滚烫。千年的根基深扎泥土,藏着不屈的古风,即便枝叶尽枯,生命力仍在根系中蛰伏,只待一声春雷。此刻,我的思绪像古樟的根须四面铺开。我自问自答,这是格局的展示,是生命的铿锵宣言。清风拂来新叶沙沙作响,那是古樟的低语,是历经劫难后的从容,是向死而生的豪迈。而那些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喜欢书,可能会形成个人的偏好。我喜欢小开本的隽永。仿效鲁迅先生喜欢毛边书自称“毛边党”,姑且自命为“小开党”。

我说的小开本,以当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散文小开本为代表。开本小,不厚,便于携带。文字并不小,排版疏朗,印刷清晰,利于阅读。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买有孙犁《澹定集》《远道集》,吴泰昌《文苑随笔》。有的书还有题尾花,或树梢弯月,书桌台灯,或小花一束,蝴蝶展翼,给人以美的享受。每次阅读,总有那么一种情趣,那么一种引向悠远的感觉。这个系列的小开本还有一个亮点是封面设计。天津的刘运峰教授出过《那时书收:“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几十个精美的封面,各具风格,丰富多彩,悦目舒心,可见百花小开本一时之盛况。

最近去五角场书店,买了海南出版社的《蒙田随笔》、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都柏林人》和江苏凤凰出版社的《读书如游戏 目的不在赢而在有趣》几个小开本。总体感觉不错,可惜正文五号宋体笔画纤细,阅读累眼。——如今的电脑字体,不同宋体笔画粗细不同,华文宋体笔画粗实,而华文宋体却笔画纤细,诚望书籍排版选字者切察。

解乡愁,退休前我在家乡星江河畔买了套房子。悠悠星江,汤汤碧水,载着故乡的晨昏,淌过我半生的归途,洗涤游子山一程水一程的满身征尘。除却江畔清风、山野宁静,我选中这套房子的缘由之一是窗外依江而立的那株冠盖如云浓荫蔽日的千年古樟。它像一位沉默的长者,根扎厚土,梢托苍穹,以跨越十余个世纪的苍劲,静立成一方水土的树魂。彼时初见,此枝盘曲间尽是岁月沉淀的从容。我暗思,这株古樟是故土赠予我的无声相守。未想,入住后不久,古樟周围出现了不少“香客”。所祈何愿,不得而知,烛火熊熊,香烟缭绕,虔诚的身影围着树干跪拜不止,将虚妄的期许寄予草木,却无视生灵本真的呼吸。日复一日,烛泪浸染苍老的树皮,浓烟吞噬新生的嫩芽,那株历经千年风雨、熬过朝代更迭的古樟,终究抵不住人为的烟熏火燎,繁叶落尽,只剩枯干孤立岸边。

星江河依旧奔流,却少了古樟的浓荫相伴,江畔的风里也添了几分萧瑟。望着焦黑的树皮、枯死的枝丫,我满心悲凉。这株古樟,千年风霜,雷劈不倒,雨打不折,却竟毁于片刻的短视与无知!

众皆以为,这株古樟已是油尽灯枯,再生无望。当地园林绿化部门紧急出手,倾力抢救救护,似也及时已晚。如此又过两年光阴。某个春日,我如常漫步江畔,无意间抬眼,竟在这株古樟枯干的缝隙与根部,发现了点点新绿。那是极嫩、极弱的新芽,从焦枯的树皮间奋力钻出,如萤火虫般微弱,却带着撼人心魄的力量。时至仲春,新枝突长,绿叶舒展,枯槁的树干上,新生的枝丫肆意穿长起来,迎着江风,沐浴春阳,以倔强姿势,续写起生命的传奇。“枯木逢春发新芽”,我在故乡的土地上真切地见证了这般的奇迹。

站在重生的古樟树下,指尖轻抚粗糙的树皮,触到了岁月的伤痕,也摸到了生命的滚烫。千年的根基深扎泥土,藏着不屈的古风,即便枝叶尽枯,生命力仍在根系中蛰伏,只待一声春雷。此刻,我的思绪像古樟的根须四面铺开。我自问自答,这是格局的展示,是生命的铿锵宣言。清风拂来新叶沙沙作响,那是古樟的低语,是历经劫难后的从容,是向死而生的豪迈。而那些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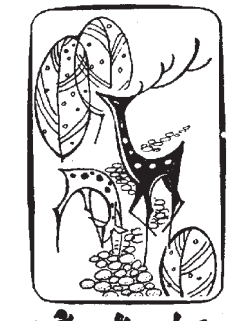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夜光杯

我们重新上路,车子驶上州际公路,将温尼马卡远远抛在身后。窗外,是亘古不变的辽阔荒漠。这里没有西部电影中策马奔腾的牛仔豪情,也没有“大漠孤烟直”的古典画意,但它确曾真实地承载过无数卑微而坚韧的人生。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如今都已归于平静。但那些人的付出与坚韧,已经渗进土地的深处,静默地,待人言说。

交代

——写给儿子 千里生

人间。从此阴阳不见,唯愿过好每天,善待家人自己,彼此和谐温暖。留有文章若干,清明取出看看,若有爱人儿女,忆说过往云烟。至此,保重;若想念,梦里见。

春菜不宜久放,也是因为熟得太快。新摘的油菜薹,经过一夜后,叶子迅速黄凋,顶端的小粒黄花悄悄散落。哪怕一整棵浸到水里,也见不到昨天的水灵挺拔姿态。没来得及一顿吃光的香椿芽放进冰箱一两

天,再取出时变得软趴趴,哪怕一整把浸到水下,也不能再恢复枝上健拔舒展的姿态。春光甚好,春光易老。古人在春愁中感叹:流光容易把人抛……

春之祭就是为了纪念被时光抛开的离去者,走向春野,一起远足追思。春分过后紧接着清明,踏青与扫墓常常相伴而行。食物篮子里既有为春游准备的野餐吃喝,也给离世的亲人们带去生前爱吃、爱用的物

古樟复活记

何秋生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焚香秉烛叩拜的人,所祈求皆为幻念与伤害。他们不懂草木有情生命可贵,以可笑之形亵渎自然,终究是辜负了故土的馈赠。真正的庇佑,从不是香火中的祈愿,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守护。

在我心里,这株古樟不仅是一棵树,更是我故乡的根与岁月的见证。如今我漫步在星江河畔古樟树下,看新枝摇曳,听江风轻吟。千载古樟,历经劫难而重生,它扎根在星江河畔,也扎根在我的心底。愿世人丢掉愚昧,深怀敬畏之心,让这株古樟和更多的草木,枝繁叶茂,岁岁常青,永远守护着每一个家乡的平安……

美食

春菜不宜久放,也是因为熟得太快。新摘的油菜薹,经过一夜后,叶子迅速黄凋,顶端的小粒黄花悄悄散落。哪怕一整棵浸到水里,也见不到昨天的水灵挺拔姿态。没来得及一顿吃光的香椿芽放进冰箱一两

天,再取出时变得软趴趴,哪怕一整把浸到水下,也不能再恢复枝上健拔舒展的姿态。春光甚好,春光易老。古人在春愁中感叹:流光容易把人抛……

春之祭就是为了纪念被时光抛开的离去者,走向春野,一起远足追思。春分过后紧接着清明,踏青与扫墓常常相伴而行。食物篮子里既有为春游准备的野餐吃喝,也给离世的亲人们带去生前爱吃、爱用的物

件儿,摆放到碑前祭台上。除去莹边从生的杂草,教导孩童们仿照习俗的模样焚香化纸,一边做一边自然地开口祷告:想知道亲人在彼岸世界过得

得好,更想让他们不用过多担心人间。念念叨叨让人安心,也会让泪落下,就像春回大地是一年一次,春之祭犹如亲人从人间失联一年后的再次安慰。真正学会接受他们离去,也让远行前犹自挂念的逝者,放心他们留在人间的爱。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春菜破土而出,生得蓬勃,长得热烈。

轻烟消散处有春风经过的痕迹,吹动思绪,也催发出原野上的无边春意。新一季